

“点赞”式批评被滥用以后

□何平

我们今天认为依然有效的文学批评是和五四新文学所确立的文学概念以及文学制度相配套的。五四新文学是以精英启蒙大众的审美差序想象性建构出来的，因此，不仅是文学的定义、经典的确立，甚至是整个文学生产流程都控制在编辑、出版人、作家、批评家以及文学教师等少数人手中。上世纪30年代编辑出版的《中国新文学大系》是这个群体通力合作的结果，也是一直到现在我们讨论“现代文学”的原点。在这个群体中，专业批评家享有绝对的权威性，而且编辑、出版人、作家以及文学教师往往也兼具批评家的身份。还可提及的是，在这里，批评家既是审美批评的创造者，也是社会批评、文明批评的践行者。

最迟到新世纪第一个十年，网络文学阅读空间开疆拓土，传统文学批评的影响力已经缩水到以文学期刊和少数的文学图书出版为中心的发表、出版、选本、评奖、排榜、文学史写作以及学校文学教育等等。如果最新数据统计的4.7亿网络文学读者是可靠的，这部分读者的日常文学生活和传统文学批评的关联度已经很低。

20世纪90年代文学的市场化慢慢发育壮大，文学的消费属性的合法性确立，国民的大众审美欲求被激活和释放出来，而随着互联网的到场且技术迭代越来越容易被大众掌握，文学的生产和消费主力转移到网络空间，2003年前后，资本强势入场，定义并掌控“网络文学”，这不仅仅改写着中国当代文学版图，也对文学批评的功能和有效性带来新的挑战，很少有专业的批评能对网络文学活动发生作用。如何在新的文学生态和国民审美空间想象和再造文学批评，成为一个现实的问题。因此，我们常常说文学批评的缺席和失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应该是批评

场域变得越来越复杂。

在网络交际语境下的文学生产，文学的创作、发表与批评同时到场。表面上看，普通读者在网络进行的文学批评活动相当活跃。文化学者德赛都将积极的阅读形容为“盗猎”，掠走那些对读者有用或有愉悦的东西，而读者和作者的关系是一种争夺文本所有权和意义控制的持续斗争。在新媒体时代背景下，这种“斗争”每时每刻都在发生着。如亨利·詹姆斯在《昆汀·塔伦蒂诺的星球大战——数码电影、媒介融合和参与性文化》中所说，“新媒体技术使普通公民也能参与媒介内容的存档、评论、挪用、转换和再传播。参与性文化指的就是在这种环境中浮现出的消费主义的新样式。”“这些新技术不仅改变了媒介生产和消费的方式，还帮助打破了进入媒介市场的壁垒。”

不仅是普通公民的参与，理论上不同的文学观点以及交锋随时可以发生，不同风格、趣味的文学实践也可能自由地生长。从技术层面，无论是私人博客、微博、微信，还是专业文学网站、读书频道以及京东、当当等电子书电商都为读者预留了发布批评、表达看法的功能区。在这些功能区，不仅可以“点赞”，也可以发表或长或短的批评文字。网络使得普通读者参与文学生产成为可能。不过理论是一回事，现实往往是另外一回事。由于，在互联网为全体国民写作和选择阅读内容赋权之前，我们的审美教育系统不健全和国民审美普遍偏低的现实，直接导致发生在网络的文学批评约等于可以促进迅速变现的市场营销，不要说更开阔的文明批评和社会批评，批评审美判断的内核也被掏空。

一定意义上，我们正处于赋权之后批评被滥用的文学时代。上世纪末崛起的网络文学配套文学批评制度，以粗糙乃至粗暴的打

赏、打分、给星等的不讲道理代替了批评应该基于审美鉴赏下判断的讲道理。资本成为强势的力量以IP的市值取代审美定义文学的经典性，当下许多所谓的大IP其实审美品质并不像IP利益共同体所鼓吹的那样。相关地，他们往往祭起读者或者观众的利器，挟读者倒逼整个文学制度的认可。读者，尤其是粉丝读者以一人一票的人海战术，耗散有效的文学批评，这一点在豆瓣上尤其明显。读者为中心的价值被片面夸大，忽然产生对读者审美构成和审美水平的质疑。应该重申，从中国国民审美构成的现实来看，受众多寡并不能完全论衡审美的高下。

在传统文学批评领域同样出现了批评即营销的风潮，或者说惯性。操盘营销软文往往是大众传媒制榜的专业书评人、职业批评家，这些软文往往由作家的创作谈、对谈和貌似专业的文学批评组团出现，覆盖公号、自媒体以及专业大众传媒平台全媒体，有的甚至动用顶流的网红加持，其目的是短时间让受众接受。如此，各种刺激读者购买欲的言说和阐释成为脱离作者文本的第一文学现场。

如果在新世纪第一个十年之前，我们还把传统文学批评到达网络现场作为一个问题来讨论。现在的事实是，很少有介入网络的作家和批评家。批评家到场何为我们今天要追问的问题。有的问题似乎是不证自明的。比如如何为批评家？我留意批评家谈批评的那些文字，几乎没有人不意识到批评家的知识结构、精神构成、眼光视野以及批评家在他们所处时代的职责，但到了具体的批评实践，也正是书评人和批评家们在合力助推批评即营销即点赞，助推批评的滥用。值得一提的是，我们谈论批评的专业门槛不能简单地置换成能在核心期刊发表论文。

再有，关于批评家的到场也不能简单地

文学批评的到场是到文学生产各环节的现场，当务之急是下沉到国民文学教育的现场。批评家不只是论文生产机器，而应该是审美发现者和声援者，是身体力行的实践者。

理解到到达文学生产的一线，比如参与期刊的编辑、选题的策划，乃至大的策展意义的文学活动。这个到场被认为是矫正当下文学批评的过度学院化的正途。事实上，当下批评家集中在大学恰恰是重要的文学现场。文学生态包括批评生态的健全与否以及国民审美素养高低如何，联系着的恰恰是文学教育。有一句流传甚广的话说，大学中文系不是培养作家的，但大学中文系或者文学院天生地应该培养有敏锐和优秀的审美鉴赏能力的国民，这关乎国民的文学启蒙教育。不只是中文系和文学院，国民审美教育应该是整个大学教育制度的不可或缺的部分。

缘此，文学批评的到场是到文学生产各环节的现场，我认为当务之急是下沉到国民文学教育的现场。批评家不只是论文生产机器，而应该是审美发现者和声援者，是身体力行的实践者。当然，批评家到场不能仅依赖批评家的自觉和慈善式的参与，而且需要基于国民文学审美现状充分地田野调查的制度设计和保障。



■关注

寒先艾是我国现代文学史上著名的贵州乡土作家，他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曾起到过重要推动作用。上世纪20年代初，年轻的寒先艾在北平积极投身文学活动。1922年，他在北师大附中与同学朱大栉、李健吾创办了五四以来中国最早的青年文学社团之一“曦社”及《焗火》文学刊物，焗火取自《庄子》“日月出矣，焗火不息”的典故，刊名由梁启超先生题写。1923年，寒先艾开始发表自己的新诗《二间舟中》和小说处女作《人力车夫》。1926年经著名作家王统照介绍，寒先艾加入文学研究会。此后，他常与鲁迅、徐志摩、朱自清、闻一多等著名文学家交往，并在《晨报副刊》《小说月报》《现代评论》和《文学》等多家报刊开始大量发表作品。在其众多的文学作品中，1926年在《现代评论》发表的《水葬》无疑是他的代表作。该小说讲述了青年骆毛因偷窃行为被桐村人处以水葬极刑，而他的母亲却并不知情还在家中挂念着他，等着他归来。鲁迅先生对寒先艾的这部小说评价颇高，不仅将其选入自己编辑的《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中，而且还写下一段著名点评：“但如《水葬》，却对我们展示了‘老远的贵州’的乡间习俗的冷酷，和出于这冷酷中的母性之爱的伟大——贵州很远，但大家的情境是一样的。”鲁迅先生这一中肯的点评无疑扩大了寒先艾的知名度，由此寒先艾成为了中国有名的乡土作家。作为一名“乡土文学”作家，寒先艾在写作中常常通过乡土叙事来表达时代主题。他的小说意义在于，他将自己想要表达的主题很好地融入了他独特的乡土世界——贵州，这是一个有别于都市的世界，同时亦有别于其他乡土作家的乡土。

抗战爆发后，寒先艾不愿做亡国奴，便举家迁回贵州。他在遵义、贵阳等地继续从事文学活动。在贵阳，寒先艾积极为《贵州日报》创办副刊《新垒》。为编好《新垒》，寒先艾向文学界的众多朋友发出邀约，“以求得支援，连从来未见过的文学前辈，他也‘斗胆’发出了约稿信件。在他的努力下，当时中国一大批著名作家纷纷发来稿件，茅盾的散文《不可补救的损失》和杂感《贝当与赖佛下的下场》，巴金的《第四病室前记》及屠格涅夫的散文译诗，熊佛西的《贵阳三月》《悼谢六逸先生》，沈从文的《作家书简》、散文《回汉到昆明》，艾芜的《逃难杂感》《旅途杂记》和小说《月夜》，李健吾的《文艺界的合作》，沙汀的小说《范老老师》，戴克家的《谈诗的技巧》《大雪后》，端木蕻良的散文《小小的画面》、小说《复活》等名作先后在《新垒》刊登。《新垒》由此办得越来越有特色，成为抗战时期贵州一道亮丽的文学色彩。

新中国成立后，寒先艾担任贵州文艺界的领导。他将自己主要的精力都放在培养新人、扶掖后进上，他为贵州涌现的作家甘心做铺路石子，他为何士光的集子作序，将石果推荐给《西南文艺》，推荐讽刺诗人罗绍书的诗歌给戴克家，为叶辛和李宽定改稿。正是在他的大力推动下，贵州文学事业得到了长足进步。

在寒先艾先生长达近70年的文学创作生涯中，先后出版了短篇小说集《朝雾》《一位英雄》《酒家》《还乡集》《踌躇集》《乡间的悲剧》《盐的故事》《幸福》《倔强的女人》，散文集《城下集》《离散集》《乡谈集》《新芽集》《苗岭集》，他的文风简朴，乡土气息浓郁，被称为中国五四运动以来享有盛誉的卓越的乡土作家。在他创作的众多作品中，寒先艾将自己最深厚的感情献给了贵州这片独特的土地，和在这片土地上生活着的人们。对于人们的生活与遭遇，寒先艾用笔作了忠实的记录和典型的反映，他用文字为读者建构了一个奇特的乡土世界。

这次《寒先艾全集》的出版无疑是对寒先艾先生一生文学成就的集中展示。而这种展示不仅是对寒先艾文学遗产一次科学、完整、全面的总结，同时也是对中国现代文学、文化一次具有重要意义的发掘、梳理和总结，这对促进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从这个角度看，《寒先艾全集》的出版对中国文化的积累绝对是一件幸事、大事、好事。

虽然寒先艾先生离开我们已经26年了，但贵州这片土地并没有忘记他，喜爱他作品的读者同样没有忘记他，我们这些文学界的老朋友更是一直想念他。我和寒老相识于上世纪50年代，那时我还是《人民文学》的一个年轻编辑。为了组稿，我特地前往贵州拜访。寒老当时正担任贵州文化局局长，行政工作非常繁忙，但他百忙中抽出宝贵时间接待了我。当我说明来意后，寒老表示如有合适的稿子一定给《人民文学》。寒老待人热情、真挚，尤其是对年轻人。这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后来，寒老将他的一部作品《节日欢歌》交给了《人民文学》。渐渐地，我们成为了忘年交。1999年，中国现代文学馆准备出版一套《中国现代文学百家》，我特地选择负责编辑《寒先艾代表作》，我希望以这部作品向已经远去的这位文学老人致敬。去年，当我得知贵州人民出版社正投入巨大的人力物力来出版《寒先艾全集》时，我非常感动，因为给老作家出一全集是一个非常浩大的工程，但寒老确实值得我们去做这样一件事。

留得丹心照千秋

□周明

■第一感受

写出一代人的信与真

□张莉

我是在飞机上读完黄佟佟的《头等舱》的，几乎是一口气读完，有一种久违的阅读快感。这部小说当然可以说是关于主人公李晓枫的成长史，但其更实是上世纪90年代四位优秀女大学生互相纠缠的人生遭际，30年以后，她们中一个人疯癫了，一个人远嫁海外，一个人永远渴望获得投资来实现自己的电影梦，一个侥幸在新媒体时代风口赚到了一笔钱，但残酷的是，付出了健康的代价。

小说名为《头等舱》，当然有阶层的赋义，那个时代最优秀的女生对自己未来命运所应当的阶层选择，但事实上，都一一破碎了，我以为，《头等舱》写出了一种迷人的命运感。《头等舱》的美不在于花团锦簇，而在于水落石出。

阅读过程中我一直想，是什么使这些女性如此痛苦，如此纠缠，她们为什么不能放松些，自在些呢？这与她们的成长背景有关，共同特点在于出生于70年代而青春期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从小被教育要自强，要自尊，要有精神追求，要相信爱情，要有尊严。这些女人们心中都有信，她们相信爱，相信世界有一种终极标准和意义，正如小说中所说，那一代女性总有着耻辱感。“她们总是容易觉得很羞耻，总是容易被激怒，像刺猬，背后的毛永远张起，随时准备捍卫自己的尊严。她们不到万不得已决不肯说出自己的秘密，永远在顾左右而言他，机警而孤独的生活着……它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叫做：毫无必要的自尊心。”数十年沧海桑田，那些观念

看起来又土又迂腐，再也成不了她们的“涉渡之舟”。面对不堪和背叛、面对人性的“一地鸡毛”，才恍然间发现，原来爱情并非最初想象，原来人心如此叵测，原来世界并不是越来越好……那也许便是周蜜最后疯癫的原因吧？太想成为好女孩，太想成为别人的仰望对象，太争强好胜不愿意放下身段，最终便一步步成为卧室里的疯女人。

而作为记者者的李晓枫则是一个略有点孤僻的长相平常的知识女性，她“承认自己长得不好看，可是她有丰富的灵魂啊，你以为我是一个没有感情的机器人吗？你以为我贫穷卑微不美渺小，我就没有灵魂没有心吗？你想错了，我和你有一样多的灵魂一样充实的心”。“我是孤独越是没有朋友。越是没有支持，我就越尊重我自己。”这些英国人趴在桌子上写下的励志句子，一直刻在李晓枫的心上，一直在她的脑海里闪闪发光。那代人的信与爱的观念啊，现在看起来像出土文物。但是，虽已是沧海，虽已是桑田，有些东西总会冲不走，丢不掉，有些东西总会越来越亮，有些东西总有一天直见分晓。如果你仔细阅读这段话，你依然能感受到发自内心的激动。

李晓枫这个人物，让我想到一句诗“入市虽求利，怜君意独真”，虽然她生活在翻云覆雨的时代，但却自有她的冷眼和诚挚。小说借Grace说出了叙述人眼里的时尚圈的意义：“因为这个圈子是我们这辈子能见到的最闪亮的存在，当然也是最黑暗的所在。它好像给了生活在这其中每一个人极大

的压力，但又尽力抬举着每一个人；它贬损着每一个人，但又对人有一种奇异的尊重。极其虚荣万分庸俗，但又十分具有它的精神性。它集中了人类所有的优缺点，这就是它最为迷人的地方，也是我们离不开它的原因——它实在太有意思了，你还能在哪儿见到这样神奇诡异的存在呢？只有我们时尚圈。”李晓枫深具文学气质，深具文学气质的人有良好的文学教养，最终践行在她的人生里；深具文学气质的人有她的信、有她的疑，但最终，她会靠她的“信”和“真”而活下去。这种人可能会从一个旧的传统伦理中成长，但她会自我养育、自我陶冶，最终成长为一个新的人。一个不看他人脸色而活的女人，自会活出自己的价值，长出自己的骨头。在一个文学被越来越贬低的时代里，李晓枫自然是世界的异数。但那又何妨？恰恰是在这个人身上，我们也会看到人的生长性，说到底，一个受到良好文学教育的人，最终会守住她的“信”，逃出劫难。

这些年来，我常常觉得，人的成长便是一次次恍然醒悟：世界原来是这样的，现实原来是这样的，人心原来是这样的。会慢慢接受这个世界的好，也慢慢接受这个世界的不好；会理解人的善良、温暖和包容，也会理解人的无奈、卑微、怯懦和浅薄，并最终，还是回到自己的信与真。如此说来，人活着便是理解和见识阔大的人生吧？

大概五年前，我和黄佟佟曾经有一个星期时间在奥斯陆和利勒哈默尔的街头散步，又或者，说，初夏的挪威街头，曾留下过我们



的身影。佟佟有热情、有好奇心，有她的信与真，当然，还有那么一股子属于湘妹子的韧劲儿，和她在一起，你总觉得前面会有光在等着，她是我喜欢的那种兴致勃勃的人。越成长越明白，兴致勃勃是多么美好的品性。事实上，在佟佟的公事里，我常常读到一种发自内心的力量。还记得当年她说过要写一部小说，而我也一直在等待。终于《头等舱》出版了，某一时刻的惊喜无法表达。这惊喜不仅仅因为多年的朋友写出了她想写的小说，更因为她写出的是一部好看的、与她气质相契的小说，《头等舱》当然是虚构作品，与佟佟的生活是有距离的，但是，小说在骨子里与她贴心贴肺，其中浸润了她的痕迹，有她的成长，也有我们这一代人的成长。

广州文艺

副社长 / 副总编辑 张鸿

主管单位 广州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

国内统一连续出版物号 CN 44-1015/1

国际标准连续出版物号 ISSN 0257-022X

邮发代号 46-54

地址 广州文艺杂志社

《广州文艺》2020年第12期目录

都市小说双年展
刺青 吴纯
没有浪漫的远方 李东文

主编推荐
拾梦录 东君

南北小说
跨年夜 郭晓琦
瓜庭 张淳
从赞美一只杯子开始 曹鹏伟
缺席的人 巫宏振

散文天下
主持人语：刁习
实力榜 | 刘梅花
动物私密语/潜伏在医简里的
草木和沙场
十万种佛伊河流 维摩
里屋 玄武

新诗眼
广东诗人专辑 冯娜 游子吟 蒋志武
安然 叶春生 余史炎
莲子 熊正红 许晓莹

当代经典
为什么读经典 吴义勤 陈培浩
在持续的斗争中再次幸存
——重读《鼠疫》笔记 王威廉

广州元素
颂歌百年·常把羊城认渝州 东方莎莎

特稿
广州文艺之金秋盛会 黄建中

封面
油画作品 周凯翔

封二
诺奖作家绘 陈雨

封三
悦读 | 从词语开始，从故乡出发 李德南

西湖

2020年第十二期要目

新锐 李昕小说三题
枯花 李昕
消散 唐诗
跳帧 何荣
恋爱吧，孩子！ 李晓非
荒烟 梁空
涂国文的诗 涂国文
苏波的诗 苏波
河志的诗 河志
邹胜念的诗 邹胜念
陶雪亮的诗 陶雪亮
陈统魁的诗 陈统魁
跟大头马仅有的四次见面
周恺其人其文 大头马
梁鸿：我骨子里还是“梁庄”的孩子，保持了对世界的好奇 梁鸿 傅小平
贺享雍系列长篇小说《乡村志》
讨论
主持：郭洪雷 吕彦霖 李佳贤
劳伦·李·麦卡锡中国首展
..... 栏目主持：邓基彬

北京文学

中篇小说月报
2020年第十二期 邮发代号：82-106
第一时间精读全国优秀中篇小说佳作

《北京文学》70华诞经典回顾
一九七九年的爱情 ... 李唯
道德戒律、善良人性与爱情幸福
——读李唯的中篇小说
《一九七九年的爱情》(评论)
牛玉秋

中篇小说排行榜
李庄呼白黄河 石钟山
无所依 黑铁
这个夏天 小岸
一轮枪命 李云
半生暗噪 肖建国
追光者 珂

本期每期内文208页，全部彩色印刷，装帧精美，每册定价15.00元，全年12期定价180.00元，且每期随刊赠送精美副刊。本刊2021年杂志正在征订，定价不变，请读者及时订阅，读者可到当地邮局订购本刊，也可到《北京文学》微店或购买本刊。本刊国内邮发代号：82-106。国外邮发代号：M1780。北京：100031，北京前门西大街97号。北京文学月刊社发行部。电话：010-66031108/66076061。

杨献平作品

带赵武灵王回家(短篇小说) 杨献平
吕建平相承记(短篇小说) 杨献平
小说的精华世故和意识四溢(创作谈) ... 杨献平

短篇小说
刀(中篇小说) 宋红军
大飞机(短篇小说) 洪放
第九个女人(短篇小说) 冯璇

散文
斗牛、魔鬼鱼与纳喀索斯之镜 李浩
圣山风烈 何建安
樱花如昨 侯丽
我读·徐兴正专栏 小说的想象 徐兴正
经历 工地往事 程肇琳

【刊中刊】东南亚华文文学
马来西亚华文诗歌小辑
马涛 源 熊 李宗舜 宋 铭
方路 沈钧庭 金 苗 秋 山
碧澄 刘树佳 草 风
封二、三 温酒筒笔

邮发代号：64-9 定价：8.60元
主办：昆明市文联 编辑出版：滇池编辑部 电话：(0871)63313659,63376805
地址：昆明市盘龙区文艺路28号《滇池》编辑部407室 邮政编码：650233
滇池文学网网址：www.dchwx.com 投稿邮箱：dcwxyk01@163.com(小说)
dcwxyk02@163.com(散文) dcwxyk03@163.com(诗歌)